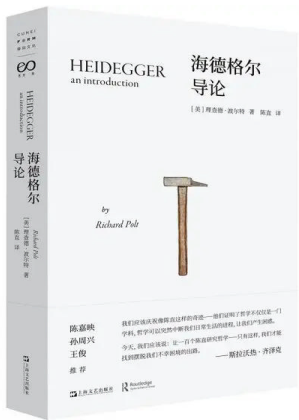


读哲学的90后农民工意外走红 “他是中国的一个奇迹”



90后陈直，曾是一名流水线上的农民工。2021年，因为阅读和翻译哲学著作在网上“走红”，被称为“工厂里的海德格尔”。当代著名哲学家斯拉沃热·齐泽克则对陈直的故事很感兴趣，称他是“在中国的一个奇迹”。

之后，陈直离开了流水线，在石家庄的一所学校里获得了一份办公室工作。他更加投身于哲学。今年5月，他翻译的《海德格尔导论》出版，一条在石家庄拜访了他，聊了聊离开工厂的三年后，他在生活和思想上的变化。

读哲学的农民工

陈直在10岁左右第一次产生了某种哲学性的困惑。

亚里士多德说“哲学起源于惊奇”，大多是有闲阶层在茶余饭后的某些惊奇，比如惊奇为什么鸟会飞。而陈直的“惊奇”更多是来自于焦虑、不安、惶恐。“我在想，如果生命或者活着对我来说是那么的残酷与无情，那么死亡又意味着什么，生命又意味着什么？”

到了18岁，他的困惑越来越多。他短暂地上过一个二本学校，学的是数学，自然科学并不能解决他的困惑。他又想从心理学里寻找答案，最后才摸索进了哲学的世界。

最后，他因为沉迷哲学被学校劝退。父母不让他回老家，于是他只能出去打工。作为“农民工”的最后一份工作，是在厦门一家做手机摄像头的工厂，负责维修组立机。

2021年8月，因为想出版自己翻译的《海德格尔导论》，陈直在网上发帖求助，意外引起了媒体的关注。最务实主义的社会身份和公认的“无用之学”，巨大的反差引起了人们激烈的讨论：“农民工能不能读哲学？”“农民工有没有资格读哲学？”

陈直也会介意“农民工”的称呼，但比起这个身份本身，他更想摆脱社会对农民工的普遍歧视和误解。他也忐忑这种歧视会牵连到他的译本，把这本书贬得一文不值。今年5月，陈直翻译的《海德格尔导论》终于出版。

当代著名的哲学家齐泽克也参与了这场讨论。他说：“我们应该庆祝像陈直这样的奇迹——他们证明了哲学不仅仅是一门学科，哲学可以突然中断我们日常生活的进程，让我们产生困惑。”

这番话给了陈直很大的力量，让他觉得“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对的”。因此在某些“情调”之中，陈直非常乐意作为一个“读哲学的农民工”而被人们所认识。

他想，人们或许可以从他的这种“现象”中意识到，一切社会身份，包括财富、权力、地位等等，和“人的本质”没有任何关系。农民工、大老板和所谓的“高级知识分子”，距离“人的本质”是平等的。

“本质性生存”

“出名”之前的十多年间，陈直在制造业的生产线上工作，包括快递物流企业、印刷厂以及富士康。

工厂做六休一，从早上8点干到晚上8点，甚至更长时间，“脑袋里什么都想不了”。他只能在生活的缝隙里阅读哲学。在北京打工的时候，他住在六七平方米的地下室，在这里读完了海德格尔的《存在与时间》。在深圳富士康时，他每天要装800个iPad屏幕，下了班就去旁边的街道图书馆看书。

为了翻译《海德格尔导论》，陈直每星期请一天假，这意味着每个月会损失将近1000块的收入。两百页左右的《海德格尔导论》，他断断续续花了四个月才完成初译。

陈直形容自己长期处于一种“非常非常压抑”的状态之中，“比如赚不到钱，读不懂哲学，甚至在说话时开始有点结巴。”他很



难长期待在一个工作场所，一个地方最多只能干半年，就会或主动或被动地离开。

第一家媒体找上门的时候，他正处于工作变换期间的焦虑中。报道“爆”了，“工厂里的海德格尔”火了。河北一家职业学院的领导联系到陈直，愿意给他提供一个文职工作，在杂志编辑室担任编辑和排版员。他的新办公室宽敞又明亮，教职工食堂的自助餐只要五块钱。学校提供的宿舍是两室一厅，一间是带阳台的卧室，另一间是陈直阅读和写作的空间。有时他也会睡在这里，方便睡不着的时候随时起来写些什么。

学校严格遵守劳动法，陈直因此有了更多时间投入哲学。

2023年11月，他自感获得了初步的“顿悟”，即“本质性生存”。这个概念是他从海德格尔的思想中延伸出来的。

“本质性生存”，就是克服“身体性的生物本能”，逃离“社会性的工作生活”，为“人的本质”创造更多的可能性。落到现实生活里，陈直认为“本质性生存”和极简主义、甚至苦行主义的生活方式比较相近。

悟出“本质性生存”的时候，是他最近几年少有称得上是“喜悦”的时刻。他因此开始频繁写作，急切地想对此进行更多的阐释和说明。

陈直的身边很少有愿意和他聊哲学的人，他并不介意。网络给了他更大的分享空间，他几乎每两天就会在豆瓣上更新一篇长文，大部分文章都没有网友评论。他还重新开始接受采访，一方面是为了新书宣传，更重要的是表达自己对“本质性生存”的看法。

读哲学本身就是一种“解放”

陈直自认是一个“斗争的失败者”。在他的老家江西农村，大多数人二十岁就结婚了，他到三十岁才接受家里安排的相亲。

妻子小赖比他小两岁，是一个温吞、传统的女人，在石家庄做电话客服。工作强度大加上北方气候干燥，她的嗓子一直是哑的。

刚结婚的时候，小赖也觉得陈直只是一个“在农村里待着、没有赚钱能力的老实人”。后来媒体争相拜访，陈直的名字被印在了书的封面上，因此得到了一份更好的工

作，这些都让小赖感到惊讶、甚至不可思议。

陈直认为自己要尽量克服很多的物欲，但他会满足小赖的要求。今年三月，两个人难得同时有假期，小赖让陈直带自己去了济南。对于很多人喜欢的“旅游”，陈直持怀疑态度。而小赖和大部分人的想法一样，如果有条件，可以“环游世界，体验这世间的美好”。

两人很难达到灵魂的共鸣，但是家庭关系是很和谐的，“我们几乎没有什么争吵的地方，当然可能这主要是她对我的宽容。”

“坦白说，我不太会和人打交道。这个人，包括我的孩子，甚至包括我妻子。”萨特说，他人即地狱，陈直深有体会。

陈直不主动提自己的父亲，我们从以前的采访中知道，他的父亲有“暴力倾向”。他曾在某次采访里说：“我对他的感情并不复杂，那就是没有感情。”在他“比较黑暗”的童年里，只有和母亲共同度过的时光是“比较快乐”的。陈直并没有把自己的事情告诉母亲，包括他读哲学、翻译、出书和接受采访。这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是一种“世俗意义上的成功”，本可以成为母亲在老家炫耀的资本。他觉得这种无止境的攀比没必要。

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：“我实在是厌恶社会中各种意义的相互斗争，我想要的是‘自我斗争’……我要克服自己的无明，让自己‘觉醒’起来。”他避免和人发生那样那样的关系。他喜欢“植物比较多的场所”，比如森林和植物园。

但是在生活的大多数时候，他感受到的是悲伤。哲学多少能消解一些他的焦虑。“对社会性的事物，我无能为力。既然如此，我就想想自己的事情。”所以他主要读一些个体主义的哲学家，海德格尔、克尔凯郭尔、萨特。

在社会性哲学家看来，一位流水线工人的解药绝对不会是海德格尔，他们需要做的是改变自己悲惨的工作条件。而陈直更认可齐泽克的观点：读哲学本身就是一种“解放”，是无产阶级的解放。

他和我们朗读齐泽克的语句：“今天，我们应该说：让一百个陈直研究哲学——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找到摆脱我们不幸困境的出路。”（来源：一条）